

# 堕 落 诗

〔长篇小说〕

陈继明

著



# 隋与落诗

陈继明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堕落诗/陈继明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29 - 3

I. ①堕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7035 号

## 堕 落 诗

---

作 者: 陈继明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

装帧设计: 未 氓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20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29 - 3

定价: 29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学的使命是澄清堕落的本质。

——安东尼·伯吉斯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.....  | 1   |
| 第二章 .....  | 29  |
| 第三章 .....  | 54  |
| 第四章 .....  | 80  |
| 第五章 .....  | 91  |
| 第六章 .....  | 106 |
| 第七章 .....  | 124 |
| 第八章 .....  | 141 |
| 第九章 .....  | 156 |
| 第十章 .....  | 177 |
| 第十一章 ..... | 226 |
| 第十二章 ..... | 248 |
| 第十三章 ..... | 271 |
| 第十四章 ..... | 296 |

## 第一章

### 1

华灯初上，一俊遮百丑，夜色下的城市轮廓堪称壮丽，横成岭，竖成峰，某一处大刀阔斧，某一处又挤挤挨挨，有汉字的灯箱，也有汉语拼音或英文的霓虹，总之是一个小地方使出浑身解数，尽力趋附时代潮流的样子。可是，巴兰兰毕竟生于斯长于斯，角角落落都是熟进骨子里的，所以她的眼睛丝毫不受迷惑，一味挑剔，越过满眼的阑珊和粉饰，看见的多是荒凉，发着暗光的亲昵的荒凉。“巴总，怎么走？”小蒋问。“还用问，三江啊！”巴兰兰的语气里有一刹那的烦躁。小蒋乖巧，明白自己问错了。两人各怀心机，车内的气氛稍稍变得凝重起来。其实，刚才巴兰兰恰好也在问自己：“住家里还是外面？”在裴城她个人并没有住房，妈妈和弟弟一家挤在妈妈单位的福利房里，面积只有七十多平米。以前她每次回来总是住酒店的，而且是裴城唯一的五星级酒店：三江大酒店。不过以前那是衣锦还乡，海南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住高级酒店既是身份的需要，也的确是为了出入方便，在酒店和亲朋好友酬酢往来，又体面又自由。此番却是今非昔比，海南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名存实亡，公司财产几乎在一夜之间灭失殆尽，属于她的只是后备厢里那区区三百万现金，眼下她差不多是携款潜逃的角色了——不得不辞别海南，被迫北上回到故乡裴城，以如此尴尬的身份，仍然住五星级酒店吗？

“你住我妈那儿吧。”她补充。

“嗯，好的。”小蒋答。

小蒋曾随巴兰兰多次来过裴城，熟门熟路，把车停在三江大酒店门口，替她

登记好之后，小声问：“东西怎么办？”她一时不甚明白，看着他，小蒋扭身做出搓钱的动作，她才说：“待会儿扛家里。”小蒋帮她把随身行李拎进了房间。她说：“你等等，我洗个澡，然后咱们回家。”小蒋说：“那我先下去。”她说：“你歇会儿吧，喝杯茶，我包里有茶。”小蒋坚持说：“我先下去吧。”于是下楼回车里去了。

她先和妈妈通了电话：

“妈，我待会儿回家吃饭。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三江，冲个澡就回去了。”

“老这样，突然袭击！”

“嘿嘿，你不是早习惯了吗？”

“这个死丫头！”

“多做点好吃的。”

“你一个人吗？”

“还有小蒋，对了，晚上小蒋住家里。”

“家里怎么住？”

“腾一个房间出来嘛。”

她脱净衣服，进卫生间开始冲澡的瞬间，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：小蒋如果开车跑了，或者留下车，卷走三百万现金怎么办？

只是她并没有紧张，丝毫没有，她对小蒋的忠诚绝对有信心，她肯定，小蒋不是那种人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坏人，小蒋也不会。再说，这三百万现金，加上陈总拿走的那三百万，再加上救陈总出来的那一千万赎金，都是她和小蒋分头一次又一次从多家银行提出来的。小蒋如果有歪心眼，任何一次逃走都可以。

狗眼看人低！她骂自己。

冲完澡，她又开始坐在镜子前化妆，拍爽肤水、上保湿美白霜、涂粉底乳液、扑粉，再打胭脂、画眉、画眼线、描眼影、装假睫毛……甚至比平常还要认真细致，似乎是故意拖延时间，暗暗对抗自己对小蒋的怀疑……

一小时之后，她才下楼。

她想，妈妈的饭也该做好了。

她给小蒋打电话：“我下来了。”

她走出大堂，看见了自己的车，心头一热，小蒋小跑着从车前面绕过来，替她拉开车门，她屈身坐在副驾驶座上，说：“回家。”

裴城是 K 省的第三大城市，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里，它的发展同样惊人，街两边也是霓虹闪闪、气象不俗，匀速前行的车流里，一样流淌着动人心弦的物质光辉和现代气息！巴兰兰发觉，自己用不着好好睡一觉，用不着看见新的太阳出来，就已经换了一种心情，就像在海南，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，早晨一觉醒来，又总是神清气爽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可抑制的乐观主义气概。“哼，我还没到解甲归田的时候！我要接着做房地产！把海南做房地产的丰富经验用在裴城！”她对自己说。“我不能颓废下去，我要让妈妈、弟弟、妹妹，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，看到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观上进的巴兰兰！就算是仅仅为了跟随自己多年的、忠诚可爱的、离开家乡随着自己不远千里来到裴城的小蒋同志，我也必须重新干出一番事业来！”她继续对自己说。

几分钟后就到家门口了。

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，她想。

小蒋从后备厢里抱出那个硬邦邦的旧麻袋，里面正是劫后余生的三百万。看到它平安到家了，她不禁幽幽地长舒了一口气。

妈妈已经做好一桌子菜，全是她爱吃的家常川菜：回锅肉、蒜香带鱼、清炒鳝丝、香辣猪蹄……弟弟一家和妹妹一家都在等她。他们都吃过饭了，又围在一起陪她和小蒋吃，正要动筷子，她问：“有没有酒？好想喝！”

弟弟巴东东找来一瓶白酒。

她一看是剑南春，说：“没档次！”

这时小蒋已经起身下楼了。

没多久，小蒋从车里取回两瓶茅台。

“还是我们小蒋好！”她说。

小蒋女孩一样红了脸。

她早就注意到弟弟妹妹的两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她，她有些反感，她反感所有的孩子，她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自己生孩子，幸亏如此，在海南的那次短暂婚姻才没有留下孩子，当然也有人说：“你如果有了孩子，可能就不见得离婚。”她却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以我这种风风火火的性格，看到那么一幕，无论如何都会离了的。”朋友都知道，所谓“那么一幕”，其实是很多家庭都出现过的一幕：她开门回家，看见自己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赤条条睡在床上！她二话没说，就拉着丈夫办了离婚手续。那次婚姻留给她的遗产之一便是更加不喜欢被人们称作“爱情结晶”的孩子，越小的孩子越不喜欢。所以，此刻，她故意不理睬弟弟和妹妹的孩子，况且，她现在突然变得有些吝啬了，像以前那样每人五百元的见面礼，



眼下，竟然觉得，有些从身上割肉的味道了。不过几杯烧酒下肚后，情形又有不同，她装作刚刚意识到的样子，说：“哎呀，忘了给两个小地主礼物了！”妈妈说：“就是嘛，我以为你转眼变成穷光蛋了！”她让小蒋把红色坤包拿来，从包里摸出一沓钱，数了两个五百元，递给两个眼睛放光的小家伙，于是气氛立即变得情谊绵绵了。

妹妹巴梅梅问：“姐姐，这次回来带了啥项目？”

家里人早就希望她回家乡裴城投资了。

巴兰兰扫视着桌旁的妹妹妹夫、弟弟和弟媳，说：“这次回来确实有投资意向，你们大家帮我打听打听，哪有好地皮可以开发？”

几个人都是暗怀冲动的样子。

巴兰兰端起酒杯，说：“来，先喝酒！”

大家看到她这么爽快地喝酒，也都各尽所能地举杯痛饮，除了小蒋和妈妈——小蒋知道巴兰兰的酒量其实很一般，不过二三两而已，很容易喝醉，而且一醉就会像孩子一般号啕大哭，今天她这样贪杯，可不是好兆头，所以他坚持不喝，却随时准备像在海南那样，在关键的时刻帮她揽几杯；妈妈虽然不了解女儿的酒量，可是女儿一进屋，她就看出女儿的神情有些反常，虽然笑得满脸开花，却有硬撑的痕迹，而且，有两个细节证明了她的猜测：从前回来，她总是少不了给每个人备一份礼物，给两个孩子的钱也总是事先封在红包里的，可是，今天却没有，甚至也没给妈妈带任何礼物！还有，以往回到裴城，司机小蒋也总是一并住在酒店的，这次，却要把小蒋安排在家里……

“兰兰，少喝点！”妈妈说。

“我没事，妈妈。”巴兰兰的舌头已经大了。

“听妈的！”妈妈要抢走酒杯。

巴兰兰笑着用双手护住酒杯，像老鸡护住自己的一窝鸡崽。

“妈妈，姐姐想喝就让喝嘛！”

妈妈瞪了巴梅梅一眼：“去你的！”

巴兰兰嗲声求妈妈：“让我再喝两杯好不好？”

妈妈说：“就两杯，说话算数？”

巴兰兰果真连喝两杯，仰头下酒的样子很夸张，还故意咂着嘴，把嘴角的余酒抹了半脸，憨态可掬的样子，把全家人都惹笑了。

“看，没事吧？”巴兰兰笑着问，嗓音已然发飘。

小蒋判断，再有一杯，她就醉了。

这时，马林已经十分隐秘地悄悄给巴兰兰续了酒，并将自己的酒杯换成茶杯，加进小半杯酒，说：“姐姐，妹夫和你碰一个！”

巴兰兰说：“少来虚的，满上！”

马林果然满上了，且迅速一饮而尽。

这样，巴兰兰的酒就没人敢挡了。

巴兰兰轻轻端起酒杯，以一种傲然的姿态灌下去。

巴兰兰的目光像花一样散开了。

“别让她喝了！”妈妈终于发怒了。

巴兰兰没说话，静静地把脑门抵在桌沿上。

“你们知道，世界上最难做的两件事是什么？”不等大家出声，巴兰兰勉强抬起头，自己作答，“一件是屎难吃，另一件是……”大家眼睁睁地等她说，她却重新埋下头，静了半分钟，抬起头说，“另一件是，钱难挣！”

大家从巴兰兰的眼眶里看见了眼泪，仿佛是“屎难吃，钱难挣”这话无力撼动别人，却独独击中了她本人内心的某一处要紧部位。

的确，一开始，大家心里都是凉飕飕的，以为她这是借着酒劲敲打家里人，提醒他们，不要老想着揩她的油，盯住她的口袋不放，她挣点钱谈何容易！可是，随即，他们看到她哭得实在伤心极了，撕心裂肺的样子，绝不像是装出来的。后来被弟弟妹妹扶进屋里，趴在床上又哭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破涕为笑。

“我要回酒店了。”她说。

“让梅梅陪你去。”妈妈不放心地说。

“好啊，我喜欢。”她说。

穿好衣服，正要出门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让小蒋把始终立在门口的大麻袋提进妈妈的房间，把妈妈也拉进去，关上门。

“妈妈，这个帮我看好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啥东西？”妈妈问。

“钱！”她说。

“都是……钱？”

“三百万！”

“你让我放哪儿？”

“床底下呗。”

小蒋弯下腰，把麻袋放平，推入大床下。

“一分都不能少噢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妈妈戳戳她脑门。

“嘿嘿……”她笑。

2

海南的公司，是我和陈总两个人的，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是他的，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是我的，我们本来做得好好的，一个新的楼盘眼看要动工了。某一天傍晚，三个警察来到公司，神秘秘地说，请陈总跟他们走一趟。第二天早晨我接到陈总的电话，说他在市区的某个五星级宾馆里，让我马上过去，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宾馆，敲开房间，看见先前那三个警察和他都在房间里，透出一种好生奇怪的氛围，他向他们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副总，巴兰兰。”那三个人倒是和和气气的，有一个还冲我微微一笑。陈总看上去也是衣冠整齐，平静如常，和平时在办公室没两样，还慢条斯理地给我倒了茶，说：“先喝点茶。”就好像那三个人高马大的警察并不存在，我准备喝茶的时候，他盯着我的眼睛问我：“咱们账上那一千万还在不在？”我立即答：“还剩……五百万。”事后陈总很佩服我的反应——我知道我们账上至少还有一千六百万，陈总比我更清楚，可是他却说“一千万”，显然在暗示我什么，我心领神会，而且迅速作出了合理推测：我们遇到大麻烦了，他所说的一千万，可能是人家提出的赎金数，甚至更可能是，赎金的数字大得多，陈总只承认公司账上有一千万，主动讲出来是为了避免我说错。事实证明我的猜测完全正确。对我笑过的那个警察说：“五百万？那可能……还得公事公办。”我一听心里一惊，我明白任何一家公司都经不起“公事公办”，真的到了“公事公办”那一步就得吃不了兜着走，弄不好会落个人财两失。不过我一点都没有慌乱，我从他们的口气里判断出，他们其实不想“公事公办”，那样，他们自己捞不到任何好处，就算我们的钱全是不法所得全是黑钱，也进不了他们的口袋。我用试探的口气问陈总：“需要我去借钱吗？”陈总说：“不用了，大不了蹲几年监狱。”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口气变硬了，说：“真的？你想蹲监狱？那我回去给领导汇报！”接着又漠然地对我说，“巴总，你可以走了。”我看了陈总一眼，他暗示我可以离开。我出来后，便和小蒋十万火急地分头从几家银行提出账上的大部分现金，只留下不到六百万。不敢转账，一转账就暴露资金流向了。接下来，连续三天没有陈总的任何消息。他的电话也始终打不通。第四天早晨陈总终于来了电话，直接在电话里吩咐我：“你想办法再借五百万，凑够一千万现金，给我送过来。”下午，我用密码箱提着一百万到了酒店，还是那间房子，

还是那三个警察，我把沉甸甸的密码箱交给陈总，说：“这是一百万，其余的在车里。”陈总把箱子转给为首的那个警察，对方打开看了一眼，示意下楼，下楼后把另外九百万转入他们的车里，为首的警察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。”陈总问：“有没有释放证？”那个警察说：“这儿是五星级酒店，不是监狱。”陈总说：“那好，我们走了，谢谢你们！”我们默默地离开酒店，一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，到了我的住处，陈总才说：“兰兰，实话告诉你，一千万其实是零头，没经你同意，我已经把整个公司让出去了。”我很生气，大喊：“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有我百分之四十股权在里面！”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知道。”我问：“到底为什么？”他淡淡地说：“背后有人，我们绝对惹不起的一个人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服，我去北京找人！”他笑了，说：“咱们还剩区区六百万，够去北京找谁？”我跺着脚说：“咱们都把房子抵押了，去贷款！”他大声说：“别那么冲动，再说我也不想干了，那六百万咱们一人一半，我打算出国，你干脆回K省另谋发展，我有强烈的预感，我们如果继续待在海南，凶多吉少，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”我问：“会怎么样？他们难道还不满足？”陈总说：“他们担心我们说出去，所以，会在适当的时候除掉我们！”我一听，全身一下子软了，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奋斗了五年的海南，可是，我深信陈总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于是我就回来了……

### 3

“五年三百万，不少啦，姐！”

“如果不出事，姐现在应该有三千万！”

“人好好的，比啥都强。”

“你说，我在裴城，能不能做大？”

“凭你的能力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！不过，要是太累就算了。”

“确实累，好累好累，可我咽不了这口气。”

“咱们女人嘛，别那么逞强。”

“我敢说，女人挣钱多半是逼出来的，当初我辞职下海，就是因为离婚的时候，那个浑蛋只给了我十万元，而且是一张十万元的欠条，让我自己去要，我真的厚着脸皮去要钱，人家是因为可怜我，才把钱给我的。”

“不就是陈总吗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，他后来问我愿不愿跟着他干？我说我什么都干不了，他说，就

凭你拿着欠条追账的劲儿，没有你做不成的事儿。”

“你和人家睡在一起，他老婆没发现？”

“发现了，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，我们两个还合伙捉过小三。”

“小三？小三是什么？”

“连这个都不懂？真是老土哎。”

“我就是土嘛，哪像你，走南闯北的！”

“小三和二奶差不多。”

“那……你是什么？”

“我啊，我，我算是情人吧。”

“二奶和情人有啥区别？”

“二奶要养，情人自己会挣钱，有独立的人格。”

“你们就算是结束了？”

“是呀，他正在办出国手续。”

“带着他老婆出国？”

“肯定了，人家是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

“你呢，不想再找一个？”

“我找谁呀，你又不帮我忙！”

“裴城男人你看得上？”

“差不多就行，我还真想先结婚，再开公司。”

“结婚和开公司有何关系？”

“一个女人单独开公司麻烦很多，比如，你请人家进歌舞厅夜总会这类地方，女人就显得碍手碍脚的，另外，的确有很多事只有男人出面才好，男人无所谓，正的邪的白的黑的素的荤的，都可以来，而女人还得顾点面子，女人毕竟是女人！再说，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在生意场上很难洁身自好，往往是，该给的一分都少不了，最后还得把自己搭上，那些当官的，常常是吃够喝够拿够，还想顺便色一把。”

“那就色呗，省得花钱。”

“去你的，没那么简单，色是有价的，街上的妓女，操一次才一百块，漂亮一点也就几百块，最多不就是用一套房子养起来？”

“原来这样呀。”

“所以我说，屎难吃钱难挣嘛！”

“姐，我算是理解了。”

“这次重新做，更要吸取在海南的沉痛教训，得找一个大靠山，稳稳地靠在上面，要不然，挣了钱也是白挣，迟早还得吐出来。”

“靠山你自己找，男人嘛，妹妹试试，先说有啥标准？”

“我很色的，喜欢帅哥，不帅免谈！”

“这我知道，司机都要帅哥！”

……

天快亮了，巴梅梅说：“我还要上班呢，你就饶了我吧，让我多少睡一会儿。”巴兰兰说：“不行，不许睡，陪我说话！”但巴梅梅已经轻轻扯起了呼。巴兰兰无奈，又打电话给陈总，听到的是：“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

巴兰兰一觉醒来，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，转身一看，妹妹巴梅梅已经没影子了，枕边留着纸条：姐，我去上班，醒了给我电话。

她洗漱完，顺手打开了电视，看见省台和中央台正现场直播长江三峡顺利实现截流的实况，主持人用十分兴奋的语调说：

“现在是1997年11月8日下午3时30分，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倾入江中，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胜利实现大江截流！大家看，左岸总指挥和右岸总指挥，正分别跨过合龙处，两人紧紧拥抱起来了。现场气氛非常热烈，欢呼声和喝彩声响彻云天。李鹏总理宣布截流成功！紧接着三颗信号弹冉冉升起，划破长空……”

巴兰兰记得，自己五年前离开裴城下海南时，三峡工程刚刚开始，如今自己又回来了，三峡一期工程正巧结束，自己在海南的事业虽然以不愉快的方式戛然中止了，但也可以视之为“一期工程”，自己不过二十七岁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海南五年的最大收获其实不是三百万现金，而是做事的经验和取胜的信心。退一步讲，这次事件其实是好事，把自己逼上梁山，站出来创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。

她又想写诗了，只是她有个老习惯，提笔写字必须用自己的那支钢笔，一支用了很多年的老式钢笔，墨水也必须是派克牌纯蓝墨水，否则宁愿一个字都不写。她没有找见自己的笔，知道落在车上了，打电话让小蒋送上来。

等小蒋的时候，腹稿已经有了：

人民开天辟地，  
英雄挥斥方遒。  
长江天堑万古，  
三峡截流千秋。

小蒋很快就来了，把钢笔和本子递给她，见她一袭睡衣，旋即又离开了。她把四句仿古诗仔细抄在已经有了半本子诗的黑皮本子上，注明日期和地点，补上两行说明文字，然后打通巴梅梅的电话，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。

巴梅梅自然赞不绝口。

“姐姐，晚上我给你接风。”

“老规矩，你接风，我埋单。”

“姐，这次你可千万别跟我们争，我们也该出出血了，再说，你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别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的，花钱如流水。”

“我喜欢大把花钱的感觉！”

“三百万，经不住你那样花的！”

“放心吧，给我两三年时间，一个亿万富姐就诞生了！”

“你就吹吧——晚上吃饭就你，我和马林，还有个帅哥，和你同岁，川大化学系毕业的，现在是咱们裴城师范学院的学生科科长，和我们马林初中高中都是同学，家里没什么负担，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了，有个哥哥。”

“效率好高哎。”

“姐，你的情况我高度保密，马林也不知道。”

“也别让妈妈弟弟知道。”

“那我怎么介绍你？”

“我还是海南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”

“好的，巴总，六点见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明珠酒楼。”

放下电话，巴兰兰不由地嘀咕，这些人，就会打小算盘，明知道我无论如何要埋单的，嘴上说给我接风，其实是自己想吃鲍鱼了！不过，紧接着，她又感到了羞愧，并严厉地在心里谴责自己：真他妈的像个穷光蛋了！

的确，以前巴兰兰在朋友圈里，有慷慨大方的美名，总会抢着埋单，她喜欢那种被人敬重的感觉，等于花钱买受用！而现在，听说要去以鲍鱼和鱼翅知名的明珠酒楼吃饭，心里竟咯噔一下，这说明自己眼下真的没底气了，也说明自己实在不能过拮据日子的，三百万，在她眼里就和穷人眼里的三十元差不多！

穿什么衣服？先试了一件低胸的裙子，范思哲，九千多元买的，此刻怎么看都有些小姐气，她对镜自嘲：如果寻求一夜情，就穿这件了！接着又找出那件从香港买回来的紫色长裙，一万多块，是她仅有的一件圣罗兰，却显得有些老气，

而且过于宽松，把她的好身材无情地淹没了，腰和胸没差别了，她自言自语：这应该是婚后十年才穿的东西！最后，她下决心不在乎什么牌子，穿一件简单的鹅黄色衬衣，加上一条普通的牛仔裤，看上去倒是温婉大方，还有亲和力，又一眼看得出傲人的身段。

坐下来准备化妆的时候，一看时间不多了，便选择了裸妆，强调了朴素自然，画了灰色的眼线之后，在下眼睑部位轻轻点了些透明的散粉，最后涂了较深的唇彩，双唇用力一抿，就可以了，一看表，只用了十分钟。

她自己开车去了明珠酒楼。

在车里她已经看见了巴梅梅和妹夫马林，马林旁边站着个陌生人，应该就是那个帅哥了，看上去不止一米八零，头发向后梳，应该打过摩丝，有一点小官僚的样子，再一看，又的确蛮帅的，骨子里隐约透出一股子率真气。

“华山老师。”巴梅梅介绍。

巴兰兰笑着说：“不像老师，有点官气！”

巴梅梅说：“是呀，人家是科长！”

华山笑着说：“不值一提。”

几个人出了电梯，来到明珠酒楼最好的包房之一，白玉兰厅。厅内很宽敞，像个小型舞厅，装饰以明黄色为主调，餐盘用杏黄色包边，餐布也是杏黄色，服务员穿着杏黄色上装，实在是处处闪光，满眼奢华。巴兰兰当仁不让走向主座，示意华山坐在自己左手，巴梅梅和马林依次坐在她的右手。一个巨大的圆桌旁，仅仅坐了四个人，实在有些冷清，巴兰兰明白，今天妹妹和妹夫看样子是下决心要出点血了——豪华包房，保证了档次，四个人，限制了消费。她本来要提议，把妈妈和巴东东他们也叫来，转念一想，这次就成全他们吧。巴兰兰和巴梅梅相互推辞了一番后，还是由见多识广的巴兰兰点菜，她说：“我点菜，那就是我请客了？”马林抢先大声说：“今天绝对是我们请客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成全你！”巴兰兰看了马林一眼，心里有了一点恶作剧的念头，首先便点了明珠酒楼的主打菜“鲍有赢余”，其次是“翘胆忠心”，然后是“恭祝发财”，她心里有底，光这三样已经超过两千元了。然后又点了几样普通的，焖猪蹄、大鹅掌、蚝油生菜、清炒苦瓜什么的，最后是汤，木瓜银耳生鱼汤。

等菜的时候，巴兰兰问：“有个段子，听不听？”

巴梅梅提醒她：“姐，别太黄了啊！”

“不黄哪算段子？”巴兰兰自己先笑了，想了想，说，“一个处长，和一个漂亮的处女跳舞，跳着跳着处长有点激动，下面挺了起来，处女好奇地问，你下面



是什么？处长说，我下面是副处长。处女答，官不大还挺硬的！”

华山首先出声大笑。

“我也讲一个。”华山说，“晚上，一个女的，孤孤单单走在路上，突然看见对面来了个男的，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状，这女的上前就是一脚，男子倒地大哭，说：都第三块了，我招谁惹谁了，带块玻璃回家就这么难吗？”

三个人都没笑，根本没听懂。

巴兰兰不客气地说：“重讲，不黄不算！”

“那好吧，讲一个关于教授的，我们学校有个老教授问学生：怀孕的女人和烂掉的萝卜有什么相同点？”华山环视另三个人，等他们都在心里想一想，然后才接着说，“一个学生抢先说：都是虫子惹的祸。老教授不愠不火，只给了六十分。另一个学生得了满分，另一个学生的答案是：老师，都是因为拔晚了！”

这次，大家都哈哈大笑。

在巴兰兰看来，会讲黄段子的华山，可爱指数上升了许多，她甚至肯定，自己已经爱上这个半是率真半是官气的男人了，今后的日子里，自己将不可挽回地和他做爱，和他怄气，和他相互伤害，和他相互背叛，直到和他分手……仿佛未来的生活，像卷轴一样突然神秘地打开了，一切都是一清二楚，一切都像早就定稿的剧本，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演员，而且所有的演出都含有某种被强迫的意味……

不久开始上菜，马林问：“姐，喝点酒吧？”

她有些发呆，说：“随便。”

马林又问：“国酒还是洋酒？”

她说：“吃鲍鱼，讲究喝干白，有道是吃白肉，喝干白。”

于是，马林点了王朝干白。

马林邀大家举杯，并致辞：“兰兰姐，欢迎你回家乡投资！希望你早日成为亿万富姐，成为咱们全裴城最富有最美丽的女人。”

“还要多多仰仗大家的支持！”巴兰兰说，为了让自己尽快兴奋起来，她喝了一大口，并特意对华山说，“科长，多喝点。”

华山也喝了一大口。

“鲍有赢余”来了，人人有份。葱绿鲜美的西兰花，金黄丰满的鲍肉，紫色滑嫩的花菇，貌似简单地拼在一起，却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，看一眼已经回味无穷了。巴兰兰带头拿起刀叉，顺着鲍肉的纹理一切为二，再将其中一瓣切成两段，将一段蘸满鲍鱼汁，喂进嘴里，细咬轻嚼，淋漓尽致的香味，在她毫无掩饰